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
著 作 单 行 本

恩 格 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人 民 出 版 社

恩 格 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责任编辑：邓仁娥 孔 欢

装帧设计：汪 莹

版式设计：周方亚

责任校对：梁 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

ISBN 978 - 7 - 01 - 013000 - 2

I .①路… II .①恩… ②中… III .①马列著作-马克思主义 IV .①A81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21505 号

书 名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LUDEWEIXI FEIERBAHA HE DEGUO GUDIAN

ZHUXUE DE ZHONGJIE

编 译 者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出版发行 人 人 众 大 版 社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27 毫米 1/16

印 张 6.25

插 页 2

字 数 73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01 - 013000 - 2

定 价 18.00 元

编 者 引 言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恩格斯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重要著作。

19世纪后期，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工人政党不断壮大，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资产阶级竭力从思想上瓦解工人运动，并将攻击的矛头对准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因此，他们一方面肆意曲解和否定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企图以此来攻击作为工人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他们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的“简单拼凑”，力图以此来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抹杀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区别，从而把工人运动引向改良主义的歧途。为了回击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诽谤，消除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影响，澄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模糊认识，恩格斯深感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同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进行系统的论述，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这也是恩格斯的夙愿。1885年丹麦哲学家卡·尼·施达克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出版，德国社会民主党《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请恩格斯写一篇评论文章，他欣然同意，并撰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具体说明了它的理论来源和自然科学基础，详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同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和本质区别，深刻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在哲学领域中引起革命变革的实质和意义，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第一次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见本书第17页），哲学家们依照对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恩格斯同时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我们的思维能不能正确认识世界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可知论和不可知论。恩格斯批驳了怀疑和否定人认识世界的可能性的错误观点，指出对这一哲学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见本书第19页）。他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阐明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三大发现”（即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以及生物进化论的创立）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形成的作用，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见本书

第 22 页)。他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的一致性,同时论述了社会发展史不同于自然发展史的特点,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但社会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的不同特点“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见本书第 43、44 页)。这部著作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动力、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同时还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基础,指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见本书第 55 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这部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890 年,恩格斯在强调必须根据原著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时,特别提到了他写的《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说:“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版第 4 卷第 606 页)列宁也曾多次阐明这部著作的理论意义,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最明确最

详尽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见《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2卷第310页)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1月—2月初,最初发表在《新时代》1886年第4年卷第4、5期,1888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单行本,恩格斯专门写了序言,强调撰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实现他和马克思多年的愿望,“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见本书第4页),以便全面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发展过程和基本原理。

1889年圣彼得堡出版的杂志《北方通报》第3、4期刊登了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俄译文,标题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危机》;1890年,这部著作被译成波兰文;1892年,日内瓦劳动解放社全文发表了格·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译文,同年葡萄牙文译本问世;1894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社会主义月刊《新纪元》第4期和第5期刊载了劳·拉法格翻译并经恩格斯审阅的法译文。

恩格斯1888年出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时,在附录中第一次发表了马克思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在序言中说:“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现在作为本书附录刊印出来。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见本书第4—5页)这篇笔记表明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而且同旧唯物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为创立新世界观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这篇笔记中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

旧唯物主义者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实践作用的主要缺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强调“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见本书第 60 页）；说明“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见本书第 62 页），“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见本书第 60 页）；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见本书第 62 页）。马克思还批判了旧唯物主义者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见本书第 61 页），从而把对人的认识置于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上。

本书在附录中收录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篇笔记在 1844—1847 年笔记本中的标题为《1. 关于费尔巴哈》。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德文版编者根据恩格斯在序言中的提法，将这一笔记定名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在发表这个提纲时对个别地方作了文字上的修改。本书将马克思的原稿本和恩格斯修改的稿本一并收入。

在我国，《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中译文最初发表在 1929 年 10 月上海沪滨书局出版的林超真翻译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一书；1929 年 12 月上海南强书局出版了彭嘉生的中译本；1937 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张仲实的中译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中译文最初也发表在 1929 年版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一书，在以后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多种中译本中都收有这篇文章。

目 录

编者引言 1

1888 年单行本序言 3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6

一 6

二 17

三 28

四 37

附录

卡·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59

 1. 关于费尔巴哈 59

 马克思论费尔巴哈 63

注释	67
人名索引	75

插 图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 年斯图加特版的扉页	2—3
1929—1938 年间在上海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译本	54—55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von

FRIEDRICH ENGELS

REVIDIRTER SONDER-ABDRUCK AUS DER „NEUEN ZEIT“

MIT ANHANG:

KARL MARX ÜBER FEUERBACH
VOM JAHRE 1845.

STUTTGART
VERLAG VON J. H. W. DIETZ
1888.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8 年斯图加特版的扉页

1888 年单行本序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 年柏林版)的序言中说，1845 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着手“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①。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 40 多年，马克思也已逝世，而我们两人谁也没有过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一些地方作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统的。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版第 2 卷第 4 页。——编者注

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

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另一方面，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有某种复活。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中主义残羹剩汁，看来已叫人吃厌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同样，我也感到我们还要还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飚突进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所以，当《新时代》¹杂志编辑部要我写一篇批评文章来评述施达克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①时，我也就欣然同意了。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该杂志 1886 年第 4 期和第 5 期，现在经过修订以单行本出版。

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 1845—1846 年的旧稿^②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旧稿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所以，旧稿对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可是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现在作为本书附录刊印出来。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

① 指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 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编者注

是非常宝贵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 年 2 月 21 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 1888 年 2 月 2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88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
典哲学的终结》一书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版第
4 卷第 217—219 页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①使我们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来说离我们不过一代之久，但是它对德国现在的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相隔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这终究是德国准备1848年革命的时期；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1848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

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不同啊！法国人同整个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在国外，在荷兰或英国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都可能进巴士底狱²。相反，德国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

①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哲学博士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斐·恩克出版社版。”——编者注

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人物的自由派，不正是最激烈地反对这种使人头脑混乱的哲学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³

举个例子来说吧。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①

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警察国家、专断司法、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

所以，他决不认为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税制”为例——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实的。^②但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因此，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应用于当

①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话。——编者注

② 参看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47节及第142节附释。——编者注